

情陷图-134

[德] 安特耶·拉维克·施图伯尔 著 刘新 译

一个关于背叛和逃亡的故事……

情陷图—134

[德] 安特耶·拉维克·施图伯尔 著

刘新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陷图 - 134 / (德) 施图伯尔著; 刘新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225-271-4

I. 情… II. ①施…②刘… III. 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41331号

Tupolew 134

By Antje Rávic Strubel

First published 2004 by C.H.Beck Verlag, München

Copyright © 2004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1172



该作品的出版受到了德语文学在线Litrix.de的资助——

一个由联邦文化基金会发起, 与歌德学院和法兰克福书展合作的项目。

情陷图-134

[德] 安特耶·拉维克·施图伯尔 (Antje Rávic Strubel) 著 刘新 译

责任编辑: 丁纪红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段 芳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大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 × 97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07年10月第一版 200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271-4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安特耶·拉维克·施图伯尔 (Antje Rávic Strubel)，德国年轻一代著名女作家。在完成图书行业的职业培训后，在波茨坦攻读了美国语言文学和文艺学。曾获得过奥地利克拉根福 (Klagenfurt) 文学节的恩斯特-维尔纳奖 (Ernst-Willner-Preis) 和甘德斯海姆城 (Gandersheim) 的罗斯维塔奖 (Roswitha-Medaille)。主要代表作有《情陷图-134》《大光圈》《雪下》，以及《外遇——一幅夜景画》等。

责任编辑：丁纪红

封面设计：段 芳

责任印制：韦 舰

致我的父母

《欧洲反恐怖协议》达成后，各国的安全条例得到加强，在此背景下，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一架波兰 LOT 航空公司之图-134 型班机从但泽^①飞往舍讷费尔德的途中遭到劫持。机上载有六十二人。

“当劫机犯在飞机前部将空中小姐强行拉离座位时，飞机正准备着陆。劫机犯用一把有八十年历史的蒙迪艾尔型毒气弹自卫手枪抵住空中小姐的头部后，用波兰语要求飞机改变航向飞往西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降落。”摘自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明镜》新闻杂志。

^① Danzig，位于波兰。波兰语称其为格但斯克。

着陆时的骚乱平息了。外面宽大的停机坪上站着一位美国军官，他的微笑让人难以形容。

让人难以忘记。

那情景就像是上帝到来了。尽管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做这样的联想。当时可真静啊，就连发动机也停止了轰鸣。那微笑接纳了你，它在一瞬间穿透了一切。其实微笑的军官根本无法看到驾驶舱里面的我们，驾驶舱高悬在他头顶上的空中，但他确信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他的微笑。

甚至空中小姐也看到了他脸上的微笑，虽然她的头不能转动。他微笑着，仿佛要祝贺我，祝贺我们，当时的劲风或者推动器的喧嚣也丝毫不能干扰他。

“你的微笑也是那样的？”被告席上的卢茨·沙佩尔冲卡特娅·西姆斯说。

“请您回答问题。”女检察官说。

“你胸有成竹时，就那样地微笑。”卢茨·沙佩尔说，他仍然迎面

注视着卡特娅。“当他们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小组面前，让你对无中生有的事情负责时，你就会那样微笑。”

曾经无中生有的事情，他在一九七九年那样说。在这之前的半年中，他蹲在摩亚比特监狱里，几乎只靠吃甜橙度日。

他说：外面只有一条混凝土板铺就的跑道，左右两旁是指示灯，但是那已不仅仅是一条跑道了。那位身着美军制服的军官也肯定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真是帅气的家伙！制服穿得太合身了！谁见了，都想上前拍拍他的肩膀，我对空中小姐说：

“漂亮的装束！一个时髦的敌人！”

那时可能还有更多的人站在飞机周围。可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后来下飞机时也没有看到。

我当时筋疲力尽。我们全都筋疲力尽。

其实，整个事件的持续时间还不到半个小时。

筋疲力尽，却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至少我想不起自己有比这更高兴的时候。

半个小时。几公里。舍讷费尔德距离滕珀尔霍夫不过咫尺之遥。但是，每当人们乘飞机再次降落在舍讷费尔德的时候，都禁不住地想自己又回到了穷乡僻壤。

我在上一次飞机降落时对自己说：去他妈的！穷乡僻壤就穷乡僻壤吧。那至少也要让我自己选呀。“Budj wsegda budjet Solnze,^① Born to be wild。^② 您应该知道。”卢茨·沙佩尔说。这次他是冲着女检察官说的，她正在等待沙佩尔的前一句话被翻成英语。

不过，有一点您应该了解：外面的机场跑道与舍讷费尔德的看上去没有不同，都是由上千块混凝土板铺设而成。唯一的区别是那位美国军官。

① 俄语：愿太阳永远普照。出自一首家喻户晓的俄语儿歌。

② 英语：生而狂野。

一个时髦的敌人。

还在但泽时，我就对卡特娅说：“别怕，他们会像对待政界明星一样地对待我们。”对这种事我们的嗅觉向来很灵敏。他们早就教会了我们具备这种能力。

“请您回答问题。”女检察官说道。

“不知道。假如那不是一支玩具手枪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那样干。您去问问卡特娅。她明白我在说什么！年复一年，我们除了不断地把坏件制成工具就再也没做过其他的事情。”她知道我在讲什么！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你的脑海。这个念头渐渐成形，就像在你面前的机器里烘烤的那块金属。当然，你又会冷静下来。但是，你现在将永远处于这样的状态中。你再也不会挣脱出来。你整夜地在你有权享用的公有财产——三十平方米的预制板住房里来回踱步。

“喝啤酒，等待不知何时才运到的物资供应。

“玩儿斯卡特^①，或者去跳舞。

“谁要是了解等待的状态，谁就会立即明白，在这个国家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跳舞。

“电影院里重复放映相同的电影，酒馆开到夜里十二点，只有在周末才有通宵酒吧。当然，男女交往是可以的。随着夜色的加深，人们也给自己戴上一个夜的面具。不论如何，你都得在十二点之前勾到一个娘儿们。而女人们也不再矜持作态。夜晚中的她们是慷慨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优点。

“大家成双成对地跃上小摩托，只需当心不要撞上警察。

“与人交谈是不可能的。脑子里存着那样的念头就更别想了。

“你们可以大致想象出那样的情形吗？

“不太容易吧？你们可是生活在一个制服也时髦的国家里，对不对？”卢茨·沙佩尔向陪审员们问道。他们分别来自柏林美占区属下的六个行政区。

^① Skat，德国一种三人玩的牌戏。

卢茨·沙佩尔从厚上衣里抽出手枪，从座位上站起身，就好像他要去厕所。那时，卡特娅·西姆斯二十四岁。她离开家，远走高飞，她已羽翼丰满。她的故事是真实的。可是，怎样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呢？

人们可以试图先排除掉不实的内容。首当其冲应该排除的是谣言。那时真是谣言满天飞。比如说，此次劫机事件乃策划周密的恐怖袭击。由德意志联邦情报局幕后操纵，意欲让民主德国丢脸出丑。或者克格勃才是事件主谋，他们想给美国来个措手不及。连美国中情局也受到过短暂的猜忌。

然后遭到怀疑的自然红色旅^①，这一谣言的生命力也格外长久。

饶有趣味的、颇具哲学色彩的谣言也掺杂其间。由于劫机武器是一把玩具手枪，有人便从中读出了达达主义的信息。还有人在主要被告人沙佩尔的身上发现了拉斯普京^②的气质，而通过拉斯普京又直接与十二月党人^③扯上了联系。

有时，沙佩尔在人们眼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刑事犯，这令沙佩尔相当不满。无论怎样，卢茨·沙佩尔与卡特娅·西姆斯总被看成一对儿。在这一点上，人们的想象力明显不足，无法摆脱思维的死角。他们认定沙佩尔和西姆斯是一对儿犯罪情侣。两个人的所作所为成了为爱而付出的牺牲。有人断言，他们是出于恐惧才去劫机的。出于贪欲、嫉妒、同情心、愤怒或者报复心。出于受挫的虚荣心、自尊心或者希望。每种猜疑都只是一个截面而已，持续等待的一个截面。

什么也遗留不下来。只有虚空与以下的疑问：现在，我们应该何去何从？沙佩尔可能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那是一九七八年八月多风的一天，在火车站的三号月台上，汉斯·梅尔科普夫没有到来。当等

① RAF，联邦德国左翼地下恐怖组织。20 世纪 70 年代曾制造多起恐怖事件。

② Rasputin（1869—1916），俄国尼古拉二世在位时（1894—1917）的宫廷宠臣。

③ 俄国贵族革命者，因在 1825 年俄历 12 月发动了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而得名。

待仍然没完没了的时候，当哪个环节肯定已出了意外的时候。而那时已有了流言蜚语。

您什么时候也许会问：谁在那里说话？您曾经向律师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吗？

您以为，我是卡特娅。

连沙佩尔到最后也不得不呼唤天使：天使啊，你为什么不现身？

您就把我设想成山鲁佐德^①吧，而您有一千个夜晚的时间。

是啊，您笑了。但是，有一种感觉总会蛰伏在什么地方，因为这种感觉，事情马上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正如沙佩尔在事情过去很久后说的那样，这可真是走到矿井里了。也许，这话是我说的。

无论如何，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还有干涩的语调，慢慢消耗的时间，空气稀薄的高度，还有黑暗——如果您希望如此的话。或者也有光明，耀眼的光明，而此时您只是身处边缘。您只是观众而已。

您想知道当时事情的经过，而且特意找到我这儿。是沙佩尔告诉您的。他总是搭理那些记者。他还老觉得自己是个劫机犯。

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您的。

二十年如一日。还是老生常谈。大家总有听腻的一天。

我能说的只是：您的面前是这座矿井。这么高和这么深，深不见底。里面四壁锈迹斑斑，充满油腻的气味。您还以为矿井只是一个比喻吗？您现在就下去吧！除此之外，我再帮不上什么忙了。

如果您真想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您得跟我来。您得进到矿井中去。

带好您的家伙。揣上您的笔记本、圆珠笔和记录器，还有您们当记者需要的所有家什，麦克风以及如今被叫做数字磁带录音机的东西。好了，您跟我来，趁我还没改变主意。请舍弃您进行了一半的学业、您过度的热忱，还有您全部的，人们怎么说的：存在？舍弃别人

^① Scheherezade，《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女子。

希望您听信的一切吧。照相机您就放在外面吧。那里没有什么好照的。

您跟我来吧！

我们从下面开始。我们往那边有通道的地方走。通道上下共有三层，它们依着四周的墙壁而设，之间通过铁制阶梯连接起来。这样您就可以随意地上下，可以随时去其他的层面。您将看到来回走动的自己，还有在您上面或者下面活动的人们。您走在晃动的、嘎嘎作响的栅栏地板上。脚步声敲击着您的太阳穴。

您上来、下去，下到最下面，然后上来。在每一层都站着不知道何去何从的他们。您凝视时间的三个层面。您检查自己的记忆。未来是记忆生出的根茎。您不要相信我。

您可能会发现您被蒙骗了，您并不了解真相。

真相。

“谁要是真的需要一条出路，就会最终找到一条出路。”一九七七年卢茨·沙佩尔说。当时地球的另一边，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①正在采取行动并进而控制了兰茨胡特客机^②，那些被白天的热浪和恐惧搞得有气无力的人质，一个接一个地从舷梯垂落的充气垫上滑下来。

“波兰的空中小姐还从来没有到过滕珀尔霍夫。她未曾制造任何麻烦。”沙佩尔曾告诉卡特娅。他在法庭上隐瞒了这句话。

“不能这样对待别人，”在他从12 B座位上站起来前，他说，“永远记住这一点。否则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最下面

那是卡特娅。

① 德国反恐特种部队。

② Lanshut, 1977年10月18日在索马里摩加迪沙，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成功营救了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名为兰茨胡特的客机上的多名人质。他们遭到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恐怖分子的劫持。

她出现在一张拍自蓝色工装时代的照片上。照片摄于路德维希斯菲尔德。她的嘴角内凹，让不认识她的人以为她似乎总在哂笑。盛夏的阳光将她的发梢晒成浅色。她在牛仔夹克里面穿了一件方格衬衣。

也许她更偏爱美式军装的一种外套。但是，那样的一件外套在黑市上要卖到上千马克^①，而她的月工资还不足六百马克。

依发汽车制造厂是一个由各条路线、干道、门卫小屋以及一个庞大的总装配车间组成的建筑群。

有一位装配工经历了这个工厂的三个阶段。最初，他参与生产的是飞机发动机；后来，他制造的是发动机，用于赛船和有着可爱的名字——皮蒂或者白鼬的小摩托上；最后，这里出产的是配有全轮驱动的大型货车。可是，如果有人问到他的经历，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卡特娅以后会不断地想起新型的 W50 和 L60 载重卡车。按照防火规定，它们被圈到围栏中，停在单独的院子里。每天早晨七点，她把机器灌满机油后，接通总闸，而最迟在这一刻，她的棕色发罩会在一天当中第一次滑到她的眼前。这个东西，看上去像是被修剪过的棒球帽。

戴上它是为了避免头发搅到钻头里。安全规章里是这么写的。

在一张相片上，她的长头发披散开，后来，她把它们剪短了。后来指的是八十年代。那时流行的发型是让头发翘在头顶上。这之前的几年，在路德维希斯菲尔德的她还把中分的头发直直地梳得披在肩头。工作时，她用铝制发卡把罩在发网下的头发牢牢别好；下班后，她额头上不是缠绕一条有流苏花边的彩带就是戴一条编结的皮绳。

在第十一车间里他们三个人常常一起当班。按规定，早餐时在院子里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中午可以在食堂里休息半个小时，每个工休时间他们都待在一起。卢茨，维罗娜和卡特娅。在他们用老虎钳夹

^① 德国未统一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使用的货币都称做马克。外人为了区分，将它们分别叫做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东德政府实行的公开兑换率是 1:1。而实际情况是东德马克的价值远远低于西德马克。在 1948 年 10 月，两者的兑换率达到 4:1。冷战期间，两者在西方银行里的比率甚至达到 7:1。

紧坏件，弯腰俯向机器时，他们戴着发网的脑袋看上去毫无差别。

以前，某人有一次揣测说，维罗娜和卡特娅之间有一种超越性别的友谊。当时，卢茨咧嘴笑得身体都快趴到了工作台上。

但是正在此刻，卡特娅走过来，她猛地将一把螺丝刀戳到位于卢茨大拇指和中指之间的肮脏且划痕累累的木板里。从此以后，这种传言就绝迹了。那时，维罗娜只是耸了耸肩膀。不过，每当卡特娅走近她时，她都本能地避开，并且事后她解释说，她对在另一端工作的一个电焊工很有兴趣。

上 面

您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我的凭空臆想。

您更不要以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请您做出自己的判断，”卢茨·沙佩尔的律师说道，同时他让他的当事人站起身来，“这是一个有犯罪企图的人吗？”

微不足道的事件自有作用，在飞机上的和后来在庞然的机场大楼里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笑容。

这些信息塑造出卡特娅。每一份关于身体特征的剪报，关于转刀切割得过短的气缸盖的陈述，咖啡和甘草糖滴在T恤衫上的痕迹，所有这些令卡特娅的形象丰满起来。直到在矿井下面第二层，她最终站在滕珀尔霍夫机场的等候室里。

预审时，她穿着牛仔服和开司米毛衣。毛衣是美国空军驻滕珀尔霍夫特别调查办公室的指挥官几个月前送给她的。

窗外下起了雪。

不过，季节在这里毫无意义。

很久远的事情在童话里是最可信的。

一个消失了的、卡特娅出生的国度，属于久远的从前。

最下面

卡特娅原本应当是双鱼座。

尽管她的父母很准确地计算过受孕的时间，并且当时还点燃了蜡烛，又涂抹了产于西柏林的、无比芬芳馥郁的香脂，但是，卡特娅却作为白羊座于三月二十一日来到人世。仅仅比双鱼座晚了一天。多琳和贝尔恩特·西姆斯想要的是所有星座中最温柔的那个孩子，而得到的却偏偏是最具野性的那一个。

贝尔恩特·西姆斯先在电视里看到了罢工的工人，然后他又在路德维希斯菲尔德市政厅的棚屋前再次看到了他们，他们从松林后面的工厂里陆续走出来，笨手笨脚地展开标语牌。那时，西姆斯说：“我可不要一个十六岁就蹲少管所的孩子。”

西姆斯回到家里。脚搭在沙发的扶手上，沙发是他用当老师挣到的第一笔工资买的。就这样，他一整天只是面壁而坐。

“我可不要一个十六岁就蹲少管所的孩子。”晚上，他对妻子说。就在她惊异地看着他时，贝尔恩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吻了妻子的脖子。在面墙而观的时候，他计算了月份，理顺了星座，而且得出结论：现在正是时候。他的妻子微笑地仰起头，以便他可以再次以那种特别的方式亲吻她的脖子。然后，她在卧室里点亮一支表面涂有丰富彩绘的蜡烛。那时，天还没有暗下来。

那是一九五三年。

那时工人们身穿蓝色工作服走街串巷。他们手握纸制小旗，举着床单做的标语牌和写上字的硬纸壳，穿过斯大林大道，后来又走遍了每一座大城市，直到罢工蔓延到这个还没有完全统一的国家的各个角落。

那时，所有的采矿中心、化学和金属加工业都因此陷入瘫痪。后来，人们在垃圾堆中发现许多丢弃掉的新印的党证。

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艳阳高照的日子里，似乎一个刚刚开始的世界

正在面临灭亡。而西姆斯却坐在他客厅的沙发里，观察墙壁。

不与苏联人为伍，他想着，从架子上取下一瓶战前酿制的葡萄酒。不与苏联人为伍。

紧接着，报上刊登了以下内容：现有的生产定额不能刺激劳动效率的持久增长。因此，工人阶级的政党要以更高的标准激发更高的生产效率，以符合工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虽然一些颇具破坏性的力量总是企图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到来，但是同志们必将能成功推动国家进步的步伐。苏联友邦的武装力量也勇敢地站在同志们的一边。

九个月之后，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西姆斯把他的女儿抱在怀中。他小心翼翼地弯起手掌托住女儿的小脑袋，同时惊叹，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生命于起始时竟如此之轻。

他用手臂来回摇动女儿，早已忘记了那个不受欢迎的星座。卡特娅，体重：三千两百克，身高：整整五十一厘米，作为正常的婴儿被登记在册。但是，她有一个特点：叫声很响。叫起来比其他的婴儿响很多。

“这只小公鸡是谁家的？”产院护士一边抚弄卡特娅汗湿的黑色头发一边说，好像在展示一个罕见的果实。

贝尔恩特·西姆斯有理由担忧，因为他了解苏联人。在他还小的时候，他就跟他们面对面地对峙过。当时，他跑到由木头和沙袋垒成的城墙后面，要保卫他的母亲城。他一边从城墙里向周围的村庄望去，一边解开自己的制服上衣。他拧开鞋扣，脱掉靴子。他把裤子按照折痕叠整齐，然后先脱掉衬衣，再脱掉毛衬裤，把袜子卷到一起放在叠好的裤腿上。他被冻得不得不可怜巴巴地多次拍打自己的肩膀，最后，他快速地褪下自己的内裤。当时是三月，他赤裸身体，一丝不挂地站在沙袋和碎木头围起的烂泥沟里。

接着，他跃入河中。这条河将沙袋堆就的城墙与周围的村庄隔开。他的身体已经好久没有晒过太阳了，所以在水中闪闪发亮。

那是他打白旗的方式。